



散文

游记

古城牡丹

○贾维平



人在牡丹丛中笑。(高伟东 摄影)

挑,不绝如缕,堪有“竹林幽静弹琴声,长啸嗷起情思波”的况味。

虽然领略了绿意盎然,聆听了竹声幽鸣,却仍然未能理解醉舞牡丹的真味。古城街巷间似乎隐藏着几许神秘,吸引行客沿石板路继续探寻。

之二:故居芳踪

竹枝从丛,青春怒放,与之相偃的古宅大院墙头,不时时机地探下几簇凌霄,相伴成趣。宅院大门上方悬挂着清朝大学士于敏中题写的“尚书第”横匾,无疑就是清代金石学大家吴式芬的故居了。看到宅院里忙碌的工作人员,急忙询问牡丹何处,工作人员指向后院,说早有人进去了。

吴式芬故居分南北两院、东西共三进院落,附带一个后花园。故居内的房舍建于明清两个朝代,朱门隔扇、雕花漏窗,院子里树荫如盖,海棠肥瘦过把,刺槐粗细满抱,威严中透着静谥。看过宝砚堂和双虞斋的展陈,对吴式芬及其故居所承载的厚重文化内涵有了深刻的认识,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无棣“海丰吴氏”家族被称为“进士世家”,前后出过九位进士,素有

“七侍郎、八巡抚、九封光禄、三翰林、五资政、十朝邦禁”之美誉,堪称名门望族。宅院之所以名为吴式芬故居,应该是因了吴式芬晚年在此考鉴金石、著书立说及其在金石学领域的重大影响的缘故。嚼味金石文化兴致正浓,突然被嘈杂的惊叹声打扰,心下纳闷,按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,穿过第三进院落,矮身钻过月亮门,登时惊得刹住了脚步。

满园的牡丹跟赌气似的,你追我赶、开放争艳。树牡丹姿态高昂、矮牡丹恹恹作态,花瓣或单或重,花朵或平展或羞赧,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粉的、甚至还有黑的,不一而足。牡丹园不大,约有2-3亩的光景,却布置得精妙独到,长廊蜿蜒、流水曲折,伴以柳丝低垂、藤萝缠绕、白蜡遮阴,活脱脱一处浓缩版的江南园林。“眼前有景道不得”,禁不住想起《牡丹亭》里罗袍曲牌中的词语:赏心悦事、云霞翠轩、烟丝醉软。平心而论,我不是一个爱花的人,但此时此景,却让我产生了欲拒还迎、含羞带怯的情感。愣神片刻,走到花丛前蹲下身来,幽香扑鼻,清澈得没有一丝杂味。忍不住双手捧托花

朵,感受那种状若无形、似水似绸、柔嫩润滑的美妙,慢品静享国色天香,体验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的心境。工作人员看我久蹲不起,急忙过来叮嘱不要采摘花朵。他们哪里能够体会到,一个人一旦对景物动了真情,保护欲被激发出来,是不可能忍心施加伤害的,更难以容忍他人染指芳华。

他处芳菲皆有韵,古城牡丹自不同。游览过不少以牡丹为主题的园林,有大有小、有南有北,但像这样粗中见细、小中见奇、凡中见巧的迥异风格究竟怎样营造出来的?带着疑问,就势与工作人员攀谈起来。

之三:遐哉永年

牡丹园内的工作人员比较热情,在说了“用心用力”之后,便详细介绍起来。据说,牡丹园连同原有及新栽植的牡丹和芍药,总共60个品种,寓意吴式芬在世60周年。园子里共栽植228株,寓意吴式芬诞辰228周年。我好奇地又问,牡丹园为什么栽植芍药,又为什么择定228周年赋以诞辰寓意呢?他们爽朗地笑着解释,牡丹和芍药同科同属,远在秦汉时期,牡丹才从芍药中分支出来,被称为木芍药,重要的是两种花会互相授粉,通过杂交会出现新的品种。牡丹花期较短,混合种植也可以延续花期。选择228周年作为牡丹园的寓意节点,是因为从今年开始,古城管理运营进入新时段,县里依托故居将开办吴式芬家族金石文化博物馆,恰逢吴式芬诞辰228周年。

随着高煦的阳光,进入园子里的人流逐渐拥挤。我恋恋不舍地举步,即将离去的瞬间,突然想起了韩愈的诗句“陵晨并作新妆面,对客偏含不语情”。是呀,古城牡丹不仅仅是一种花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,在纷扰的尘世里,能够让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,静下心来,感受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真谛。它们用自己的美丽为古城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,也为人们的心灵带来了一份慰藉。

重阳佳节倍思亲

○李华香

重阳佳节倍思亲。冷风过后的秋日,天空如洗过的画布,恢复了它特有的宁静与深邃。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大地,穿透了泛黄树叶的缝隙,如同毛茸茸的金线,沿着生命的脉络缓缓流淌,将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勾勒出来。这份宁静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,仿佛自然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,触动着一个敏感的心灵。我站在被阳光轻抚过的窗边,心中涌动着的情感,既有对生命美好的赞颂,也有对生命终将消逝的无奈与哀伤。这,或许就是生命最真实、最常态的写照。

回想起我最早意识到生命有终点的那一刹那,是我二姑小翠的离世,那是那一刻关于亲情、关于生死的深刻记忆,它像一道烙印,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。其实,在我二姑去世后的第三年,也就是我大四那年,我曾经写下一

些关于二姑的文字,后来兜兜转转居然搁在光盘里没有完全写完,现在翻找出来,记忆又涌上心头。多年前,二姑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,起初是在县医院,一番检查下来,却未能找到确切的病因。家人心急如焚,最终决定前往省城济南寻求更专业的治疗。叔叔帮助联系到了省城的一家知名医院,在那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,二姑被确诊为肺癌,当时已有扩散趋势。

那时的我正处在高三这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,学习压力巨大。即便如此,我也总是尽可能地抽时间去看望二姑。有一个周末,我骑着自行车,穿过惠民县李庄镇辖区的黄河大堤,从我的故乡齐家村来到了二姑家所在的杨家村。记忆中,那天的阳光也是这般温暖而柔和,但二姑的面容却已失去了往日的红润,变得蜡黄而消瘦。

她躺在床上,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,只能无力地抬起手,指着她那因疾病而显得松垮的双腿。我从书包里掏出特意为她准备的巧克力,心里想着,或许这些她未曾尝过的甜蜜,能给她带来一丝慰藉。

二姑一生勤劳,家里的几亩田地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除了种植粮食,她还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,以此来补贴家用。记得有一次,我在她家住下了,清晨时分,天还未亮,二姑就悄悄起床,去田里割韭菜。回来时,裤腿已经被露水打湿,但她顾不上这些,只是简单整理一下,就继续忙碌起来。二姑则负责将这些新鲜的蔬菜运到集市上去卖,一家人虽然辛苦,但日子却也过得充实而温馨。然而,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勤劳善良的女人。2002年的一个昏暗的日子,年仅44

岁的二姑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时的我正在外地上大学,甚至没能亲自送她最后一程,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每当夜深人静,或是像这样秋风萧瑟的日子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二姑,想起她那温暖的笑容,想起她辛勤劳作的身影。爷爷奶奶在世时也时常念叨二姑,他们总会默默流泪,表达对逝去女儿的深深思念。在他们看来,二姑是个“没有享福的命”的孩子,言语间充满了无限的惋惜与不舍。

生命,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既美丽又残酷的过程,它让我们体验到了爱与被爱,也让我们学会了面对失去与告别。对二姑的想念,让我更加珍惜眼前人,更加深刻理解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

像一棵树站成永恒

○卞滢滢

么惬意悠然而畅快自得,似乎这是我们前世的约定,久别重逢,心照不宣,充满期待。

公园里是幽静的,也是深邃的,如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,宽容仁慈。那里的一条小路、每一座亭台、每一丛翠竹、每一处景点,都入我心。那姹紫嫣红、花团锦簇的春日,让人感觉如在画中游;那荷香袅袅、蝉鸣阵阵的夏日彰显出生命的奔放;那缕缕秋风、落叶飘飞的场景诠释着金秋的风韵;那银装素裹、白雪皑皑的冬日让我体味到灵魂的沉寂。

不过,最让我入心的还是公园里的一棵棵有名或无名的树。公园里的树很多,有“依依弱态愁青女,袅袅柔情恋碧波”的杨柳,有“著雨胭脂点点消,半开时节最妖娆”的海棠,有“何当凌云霄,直上数千尺”的松柏,还有榆树、紫薇、桂树、银杏……举目四望,宛如置身绿色的海洋,此起彼伏的绿波在心头荡漾开来。

每次看到这些巍巍然、郁郁葱葱的绿树,心里总有莫名的感动,似乎看到了岁月的轮回、人世的浮沉。春天,它们嫩芽初绽,袅袅低垂,静静生长,

不与桃李争芬芳;夏天,它们努力扎根,默默挺立,给人们带去阴凉和清爽;秋天,它们把公园装扮得金碧辉煌,满地飘零的树叶安然入地,悄然离开,不作任何缠绵凄切的丝毫留恋;冬季,它们在公园里恬静地等待和沉默,从不焦躁,从不抱怨,寒往暑来,一如既往。

树是倔强的。我曾见过一棵躯干被掏空、枝叶树叶依然苍翠的树,那庞大的身躯向佝偻着,好像岁月抽走了它的骨头,但它从没有倒下,依然昂首伫立在那里,枝头的嫩叶在风中晃动,好像一个个绿色的小精灵在打着拍子跳舞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我见过在风雨中战栗的树,枝叶被狂风暴雨“抽打”得东倒西歪,甚至折断,但它的树干始终平静安详,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,没有无能的挣扎和控诉,有的只是坦然和从容。它们深知这是生命本应接受的考验,是生之为树的真正底色。树又是不屈的。它们经风雨而不倒,经霜寒而不枯,那伟岸的身躯,那粗壮的树冠,那风中婆娑的树叶,都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,弹唱着属于自己的歌。

眼下已是深秋,曾经绿得逼人眼

睛的草尖已渐渐枯黄,一大片一大片满地都是的,而身旁的大树依然风姿绰约、葱葱郁郁,一片葱茏。它们绿得铺排,绿得粗壮,绿得豪放,绿得有性格,绿得有风骨。我常常在想,秋已深,绿了那么久的树为何还能这样拼命地活着?

时光不语,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树无声无息却有万般情思,想必知道深秋的凋零、寒冬的消杀终究要来,所以抓住秋的尾巴,拼命释放它们的激情,给人们更多一些绿意、生机和希望,让人感到生命的勃发、人间的美好。也许有人说,不就是一棵树吗?除了绿,还有什么?是的,树和娇媚的花儿相比,谈不上妖娆妩媚,更不会引人注目,但它有坚韧的灵魂、不屈的品格、傲人的风骨。

人生当如树,该发芽时就吐绿,该生长时就茂盛,默默地站在那里,你来或者不来,它都那么站着,那么绿着,活着给人们创造阴凉,死后也可做栋梁。忽然想起作家三毛说的一句话:“如果有来生,要做一棵树,站成永恒,没有悲欢的姿态,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。”

寻找柳杉王

○路秀华

2021年7月的一天,我陪女儿乘飞机去福州考试。两个多小时后,飞机降落在长乐机场,我们双脚踏上了八闽大地。

无论在机场,还是在出租车、宾馆、快餐店、商超,我们接触到的人大部分说普通话,加之如同“拷贝”般的摩天大楼,这些都跟家乡并无两样,唯一提醒我已离家乡近三千里之遥的,是路边那些硕大的榕树,福州因此又被称之为“榕城”。北方的白杨、柳树、槐树,与之相比简直“小巫见大巫”,路边随便一棵就几乎能把几个店铺遮掩起来。

第二天女儿去考试了,我在外面等得无聊,在高德地图上搜“附近景致”,发现离学校不远便是西禅古寺,于是在导航的指引下信步找去。古寺始建于唐咸通八年,为福州五大古寺之一,后来屡经兵燹风雨,经数次重修才有了人们现在看到的模样。从侧门进去,往西不多远便来到了寺南大门,在大门和售票处之间有一个阔大的方庭院,里面东西南北四角各植有一株大榕树,比街上看到的还要苍宏宏大,其树冠在空中相连,枝条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,将整个天空遮得严严实实。外面烈日当头,院里阴凉温润,枝干上垂下无数条须根,随风飘荡,仿佛远古的思绪在跟游客“窃窃私语”。寺中佛殿、佛堂、佛塔,气象庄严,诸处无不令人心生虔诚。此处不必多说,单说里面的古树更令我流连忘返。很多历史悠久的榕树,还标有种植年代。寺中的荔枝树更是久负盛名,其中一棵种植于宋代。寺中有一湖,沿湖心桥往里走,过半余那里有一株大榕树,一棵树分出好几个枝杈,树冠如硕大的绿色祥云,一部分分置在岸上,一部分分置在湖上,湖上的枝干有些用水泥桩支撑着,远看竟疑为树干生在水里。

女儿考试结束后,我们两人商议坐地铁去鼓岭公园游玩。福州地铁站台有三种语言:普通话、英语、福州话。第一次听福州话感觉很新奇,但闻其声,莫辨其义,那声音抑扬顿挫,比吴依软语多了一些铿锵,比粤语多了一些柔媚,仿佛从三坊七巷榕树浓荫中款款走来的越女明艳的脸庞。

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的鼓岭,海拔800余米,19世纪外国传教士陆续来此盖别墅避暑,20世纪30年代形成规模,鼎盛时期有三百多幢风格各异的别墅。有住宅、教堂、医院、网球场、游泳池、万国公益社、大梦书屋、夏季邮局等,其中万国公益社是中国最早期的会所,歌舞厅、化妆室、更衣室等配置齐全,邮局也开了中国之先河。这些房子因山就势,大多用青黑白不同颜色石头砌成,充满波希米亚异域风情。遥想当年,这里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色人等,欢声笑语,歌舞升平,一派繁华景象。据说,后来战争频发,别墅的主人渐渐离散,随着时间的流逝,很多别墅已经坍塌不见,留下的现在保管完好,经过重新修复,已成为供人们旅游观光的避暑胜地。

我们沿着木栈道拾阶往山上走着,举目远眺,隔着山谷可见对面山岭上的梯田。山中处处皆景,然而最令我心驰神往的是“柳杉王公园”,硕大的榕树已让我大开眼界,在这里与之相比还有什么树可以称“王”呢?路边标识牌显示我们已经在柳杉王公园附近,我不由得留心观察。山路愈加崎岖陡峭,我和女儿气喘吁吁,走几步歇一歇。前面有一棵树比周围的都粗大高猛,势入云天,是它吗?可没有任何标识,想来不是。继续前行,又有一棵“木秀于林”,树干上又横生出向上的几个枝杈,气势奇雄,就在大梦书屋旁边,但名称“树王”也有些牵强。继续往上走,山回路转,终于看到了写有“柳杉王公园”几个大字的石碑坊,其后是一块巨石,上面刻有柳杉王的介绍——柳杉王,已有1300年历史,它在根部中一分二,二树干又在空中相互缠绕,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,所以又被称作“夫妻树”,象征着忠贞的爱情。

我们早已饥又渴又热,还要赶下山的大巴。正好有游客经过,我赶紧向他问路,他告诉我沿着石碑坊左手边的小路走,很快就到了。我按他所说,蹒跚到石碑坊左侧,那里果然绿树杂草掩映着一条窄窄的石径,循着它走不多远,眼前豁然开朗,正北面不远处有两块巨石,其间一线缝隙可过人,其上共举一块小石,真是别开生面。再把视线转到西面,这一看简直惊得我目瞪口呆,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。只见一棵高可参天,宽可盈目的大树,其高、远、大超出我的想象,因为离得稍远,太阳有些耀眼,只能看到它的轮廓,渐渐靠近,又被又宽又密的绿化带遮挡,这时已然不能看到它全貌了。我想用手机记录下它的庞大,横拍不能兼顾其树冠和根部,竖拍拍不到两侧枝叶,昂首录像,它在阳光照射下的身影时明时暗,似雾似霞,如梦如幻。

在它面前,福州街头那些遮挡数家店铺的榕树,还有西禅古寺院内庭院里和湖畔的榕树,都变成了“小儿科”。我见过北京好几处公园里的古树,经历史的沉淀,苍劲厚重;曲阜孔庙的槐树,庄重肃穆;日照浮来山的千年银杏,祥光瑞霭;而现在这棵矗立在山巅的柳杉王,则奇瑰魔幻。

在13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,聆听者西禅古寺的暮鼓晨钟,面对着鼓岭上外国传教士的来来去去、人世间的沧海桑田,还有今天的太平盛世、络绎不绝的游客,柳杉王如一位悟道的智者,将一切尽收眼底,却依然泰然自若、默然不语。吴均在《与朱元思书》中写道:“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世务者,窥谷忘反。”在柳杉王面前,个人的那些小确幸、小伤感、小惆怅,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

